

□ 夏 华

怀念



清明时节,我不仅缅怀祖先,更怀念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牺牲的共产党员先辈。我的父亲,就是一位共产党员,从他的身上,我感知和认识到了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父亲出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

的山东泰安。1943年冬月,年仅十四岁的父亲,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回民支队泰肥大队在家乡秘密建立的西界回民救国会,开始了追随党并努力一生的革命工作。1946年4月,不到十七岁的父亲在家乡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9月,父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怀抱里,父亲努力从事着各种革命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父亲在枪林弹雨中,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父亲跟随部队转战南北,战斗中多次负伤,家中两次接到父亲牺牲消息,而父亲则两次死里逃生。1949年,父亲跟随南下大军抵达贵州,由此在贵州终其一生。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幼年从记事开始,就只知父亲忙于工作。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父亲由于工作原因很少回家,我对他其实是有生疏感的。随着年岁的增加,我对父亲不断加深了了解。贵州解放初期,省委党校刚开办,父亲就作为第一期学员参加学习。即使老年离休后,父亲仍通过党报党刊认真学习,通过电视新闻了解时事政治。通过不断学习,父亲不断努力地深刻理解着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父亲始终坚信党,坚信党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在党的十

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举措及成效,给晚年的父亲极大鼓舞与欣慰。

父亲少年时期,日寇侵略家园。父亲勇敢机智,不畏强敌,在组织的安排下,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父亲多次作为战场尖兵,深入敌后围歼敌人,作风顽强,奋不顾身。在贵州剿匪战斗中,父亲曾和一位战友,接收国民党军一个师的投诚,不料敌人是诈降,父亲和战友在险象环生中沉着应对,巧妙周旋,转危为安。在解放初期贵州西部的大山密林里,父亲曾在千钧一发之际,亲手击毙正在侵害村民的猛兽,受到村民传颂赞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浮夸风盛行之时,身处重要岗位的父亲,从党性原则和人民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抵制了浮夸冒进之风。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工作期间,总是工作第一、公事第一,几乎没有关于家事的记忆。从十七岁参军打仗离别家乡,父亲只回过一次老家,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爷爷从山东老家来贵州,父亲送爷爷回老家山东。父亲把想念亲人、思念故乡的深厚情感藏在心底,把为民服务、为公办事的激情挥洒在党安排的一项又一项工作中。

父亲用他的一生给予了我深刻的教

育。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告诉我,革命战争使他们的许多至好战友付出了生命。想到他们,父亲就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严格地要求他的子女。父亲在进入贵州后,一直作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负责过不同方面的工作。他在和同事一起工作中,既注重团结,又坚持原则。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同事,对他都极为尊重和爱戴。在对他人生的体会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观。

父亲用他的一生给予了我深刻影响。父亲在工作期间,长期在外,很少回家。父亲离休前后,我已在外工作,很少回家。和父亲真正团聚的时间,细想起来,真的不多。虽在少年时,曾偶然听到过父亲给他所领导下的干部们作的报告,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鞭辟入里、语惊四座,极具力量和鼓舞性。但父亲在家却言语不多,对子女极其温和。作为父亲的子女,我感到无限的幸福和骄傲。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感情深厚,父亲从未对他的子女有过训斥之词,甚至连大声的语言都未曾有过。父亲爱他的子女,更多的是用共产党员的言行言传身教。

父亲虽已离世七年,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仍然让我铭记,他的精神让我传承。

□ 李必祥

村口的古树

村口有棵大古树。古树的树冠大约有六层楼房高,粗大的树干用三个大人手牵手才能围绕树一圈,古树四枝发达,树叶碧绿而茂密。古树下,根须延伸四方。农闲时,村里的人都来到古树下休息,闲聊。浓荫下有打扑克的,有下象棋的,也有打麻将的……一眼望去,让人赏心悦目,成为村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村寨的人最崇拜古树。不管是谁家的孩子外出求学或外出打工,都要到古树下烧香烧纸,求百年古树保佑孩子打工发财,求学金榜题名。每年春节,人们还要杀猪供奉,保佑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谐平安。“古树砍不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它是村寨的守护神。”这是村里人常说的一句话。有一年,不知是那个缺德的家伙砍下古树的一根侧枝,结果不出三个月,村寨就发生了一场火灾,烧掉四十多户。后来人们都说,那是砍古树带来的报应。随着岁月的增加,古树也要换新枝。我叔叔看到古树上有枯死的树枝,就从家里拿来斧头、绳子、楼梯准备上树砍下枯枝当柴火。村里的人们都来劝说砍不得,不要砍,让它自然换枝。我叔叔是本村的大力士,天不怕地不怕,硬是把枯枝砍下来了。半年后,叔叔就得了一场怪病,突然离开了我们。如今古树依然枝繁叶茂,四十多岁的叔

叔却早已长眠于黄土之下。古树伴随着我一起长大,跟随我走过了四十多个春夏秋冬,经历过无数次风风雨雨,品尝过数不清的人间苦辣酸甜。春天,我来到古树下读书,常常被一阵新发的嫩叶香味吸引,那嫩叶发出的香味撩人心脾,我寻着树叶传来的香味往古树上看,眼前为之一亮,身子为之一震,觉得整个世界是如此的灿烂而美丽,绿色的树叶在清风中轻轻起舞,更加妩媚动人,让我陶醉,让我痴迷。

夏天,我与村里的人们一起来到古树下乘凉,古树就像一把天然的保护伞,把我们罩在其中,骄阳下给我们蔽日,烈焰下给我们送来阵阵清风。那个时刻我就滋生一种感激之情,一种感恩之心的思想,古树的这种甘为他人服务而默默无闻的精神一直影响我的一生,教育我的一生。

秋天,我常常一个人徘徊古树下冥思苦想,秋风乍起时,听古树叶如雨纷纷飘落的沙沙声,看那向我挥手连头也不回而潇洒入泥的落叶。我捡起一片落叶,引起了我的无限的思念,浮想联翩。我知道这落叶是暂时地向我告别,我并不感到伤感和悲伤,因为我知道,等到明年春天它们还会再回来。

冬天,古树静静地沉默在村口,为陪伴古树不寂寞,我常常带领我的学生到古树下堆雪人、打雪仗,锻炼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因为我们有,古树并没有感到孤独,它活得很开心、很潇洒。

四季的古树如一幅不倦的美丽图画,在我眼前久久地回旋。冬去春来,古树衰而复新,败而复苏。古树的形象,使我想起人的尊严,古树的绿叶,使我想起人的生命。但愿生命之树常青、常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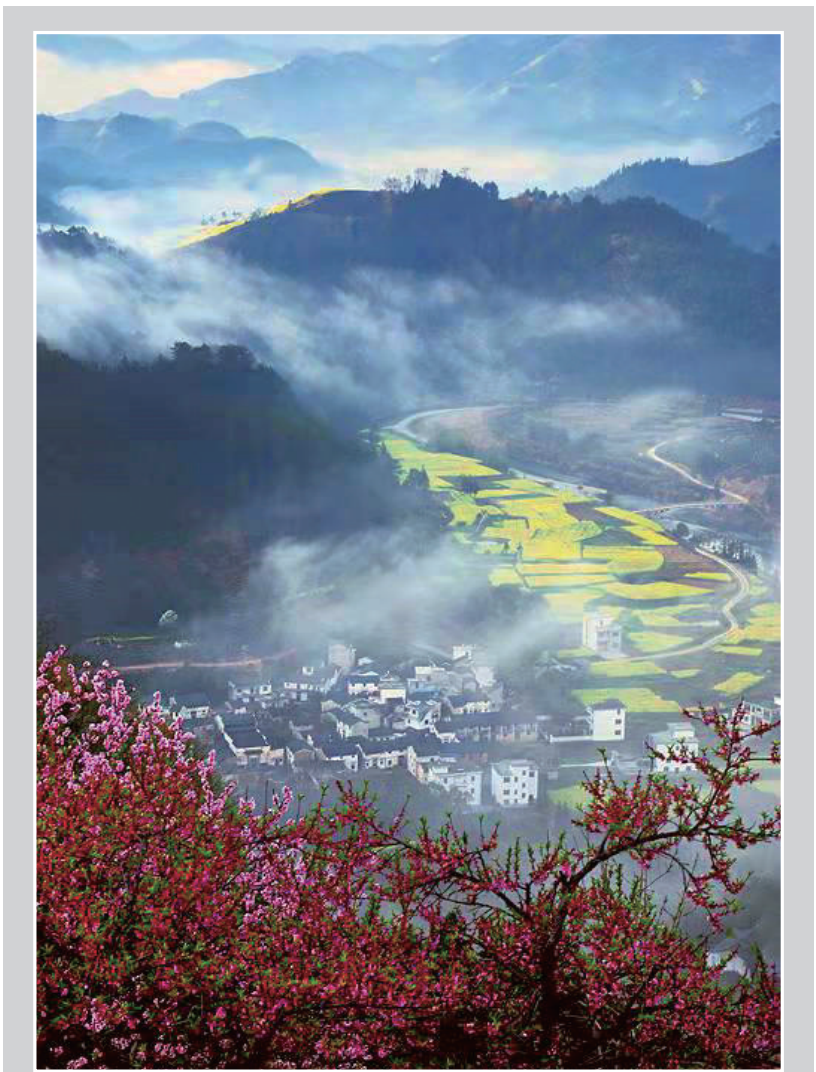
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不晓得来年光景会是咋样。这大概也是因为他们那一代饿饭饿怕了,长期养成的一种心理惯性。再说父亲又特别能吃,据说他曾一口气吃完一升糯米饭,外加一钵酸汤菜。

能吃才能做,父亲能吃,也特别能做。父亲这一辈子亲手盖起两栋共六间大瓦房,其中的大多数木料是他自己一个人挥斧砍劈出来的。那时候寨邻帮忙虽然不要工钱,但一日三餐总要管饱,没有粮食请不起,父亲就一个人干了。他农闲时成天在山上砍劈木料,天刷黑时还抬一挑湿重的柴块回来,我们赞叹父亲咋那么能耐,他放下担子抹抹汗说:“钱在高岩不苦不来啊,崽们。”我小时常黏在他跟前,摸他又厚又硬的手掌,他笑笑说:“手无老茧,活着没脸。”继而正色说:“人不勤快,天地不待。”

“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这些话是常挂在父亲嘴边的,他总能以一种和善的面容对待生活,对人客客气气,说“你有情,我有意,千年万代不会变”,又说“宁可人欠我,不可我欠人”。父亲只会说“欠”。父亲也有生气发作的时候,他说“人怕伤心,树怕剥皮”,不能让那些人老踩在脚下不吱声。

我最感念的还是父亲对培养子女读书的坚持。我们姊妹四人除了大姐外,其余三人都读到了高中及以上。在我们寨子里,能这样培养子女的家庭寥寥无几,一家几姊妹没读完小学就都辍学了比比皆是,甚至有从没进过学堂的。我的家庭情况在寨子里属于最底下的,我能读到师范然后当个老师,全仗着父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支撑。当然,这句话要深究起来还是会有争议的,但父亲可能喜欢的是它对读书的重视。那年我小学毕业考初中,在考前几天我不小心让斧头砍伤了脚,我急,父亲更急,生怕我因此耽误了上初,他就到处寻找好药给我敷药,考前一天干脆躬身背起我翻山越岭走了近十公里的山路去龙山学校候考,第二天考完又背我回家。那年我十五岁,体重少不下八十斤,而这一去一来我始终是扒在父亲背上的。现在想来,支撑这一切的,除了父亲对读书对文化的崇尚和对我的期盼,还能是什么呢?

我不想说父亲是平凡的父亲还是伟大的父亲,但父亲这些点点滴滴的“哲学”,的确确也已深深刻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教会我处事做人的道理。



梦开始的地方——读李田清的散文集《千年大院子久安背》

□ 凌云

故乡,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种情结。像很多文学大师一样,萧红走不出她的呼兰河,沈从文走不出他的边城,老舍走不出他的北平。

作为记者、作家,李田清也永远走不出他的故乡久安背,故乡已成为一种永恒的烙印,深深印在他的心中。

日前,获赠李田清专门写故乡的新作《千年大院子久安背》,20万字,竟然一口气读完。

李田清的故乡久安背,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山村,是一个宁静美丽的千年古村,是一个千年千户的大院子。“以农为本,读书唯高”是久安背李氏家族的传统。因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产进士出人才之地,以武功振家声,以文学耀门庭。读书人家,历唐、宋、元、明、清,各朝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代有人出;历史人物,李世南、李绉、李时亮、李端、李安、李伯辉、李永绍、李景阳、李运荣,名录典故。

“那一栋栋青砖老屋,一条条青石板路,一棵棵千年古树,还有那座古老的翰林祠,延续着这个院子的历史。”李田清的童年记忆全部发生在这里,尤为重要是翰林祠留下了族人的历史。久安背翰林祠,因为出了翰林李世南,从宋朝开始就接续进了国家历史,因而文曲星闪耀照亮了他的童年。

“故乡,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李田清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教授级高级记者、一名作家、一名县处级干部,皆因“耕读为本,诗礼传家”的家风和“故乡那方水土的恩赐”。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故乡。而故乡,则是每个人心中无法割舍的一个地方。

这个故乡,或许贫穷,不是那么富饶;或许荒芜,不是那么热闹。但对游子而言,她是独一无二、无可代替的。就像对于朱自清来说,是游船与茶馆,对于汪曾祺来说,是端午的咸鸭蛋,对于陆小曼来说,是天宁寺的梵唱,对于余光中来说,是写不完的乡愁。

然而,随着工作越来越繁重、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大多数为了生计而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故乡的那一段情愫早已被挤压到了边缘上;世事变迁,光阴流逝,故乡在游子的心中也慢慢远去,渐行渐远。

读了李田清的散文集《千年大院子久安背》时,我突然间有了强烈的思乡、归乡之感。

李田清青年时当过兵、当过记者、当过镇党委书记,中年时当过文广局长、文联主席、报社副社长。30多年来,始终笔耕不辍,尽管硕果累累,但从没有忘记根在故乡。尤其是收入此书的26篇散文,有力诠释了她的“故乡是我梦开始的地方”的感恩情怀。

在这本散文集里,他不但描绘了久安背那刺激眼球的美景:石楼凌汉,西岭横空;仙泉凝瑞,沙漠峰峰;高岩悬镜,双塔齐荣;华岩丛桂,东山古松;麒麟古刹,绿华仙踪;书楼秋月,后樟荫浓。再加上地下溶洞、古井,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神功的智慧设计,恩典丰盛。而且还介绍了那刺激味蕾的美食:酿豆腐、酿辣椒、酿苦瓜、辣辣椒、了豆角、霉豆腐、油炸排散、腊肉、腊鸡、腊鸭、腊鱼,在李田清的童年里向我们飘荡。

这些文字犹如行云流水,更像是飘飞在久安背上空的云朵,吹起记忆的花瓣,飘飘洒洒落进心间,触动心灵深处那一抹柔软。一颗早已波澜不惊的思

□ 文志光

在父亲墓前

父亲,今天我在你墓前
站在你的墓前,阳光雪亮
寨子对门的山岭明晃晃的
故乡的路温顺地蜿蜒
南湾河在春天里潺潺歌吟

你的墓,沉默地蹲守在祖先们的中间
十七年了,我没有为你立碑
没有写出你的墓志铭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为你立碑

今天,父亲
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够活回来
如果你能活回到志愿军战士的时候多好
我愿意陪伴你走到东北,走到鸭绿江边
我要用你喜爱的芦笙吹奏一曲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然后,我们到朝鲜去看望当年的阿妈妮

然后我们回到祖国,回到丹东
回到舒兰,回到阜新,回到哈尔滨
回到石家庄,保定……沿着你的足迹
看看当年你作为工兵修建的铁路,机场
你架设的桥梁是否改变了昔日的模样
还有那些东北老乡
是否还是当年纯朴善良
是否还能记住当年保卫和平的歌唱

父亲,如果你还是当年的
生产大队长,民兵连长
我愿意和你一起上山砍伐树木卖给国家
然后从南湾河把木头一直流放到清水江
我要和你在这故乡的山野赶牛犁田
把生产队的秧田犁成软绵的面汤

父亲,如果你能活回到六十岁多好
那时,你来凯里和我小住一年
我经常陪你到清水江去捉鱼,抓螃蟹
我们爬到香炉山顶去俯瞰凯里的风景
我们在一起散步,说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我忙于工作时,你独自在家读书
读《毛泽东选集》,读《高玉宝》
读《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
读《红星照耀着中国》……
读到动情之处,你的泪水打湿了书本

父亲,现在你在那里?
是否回到了当年的东北,当年的鸭绿江边
和你当年的战友们站在一起
一起唱“一条大河,波浪宽……”
一起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那些抗美援朝的枪声,炮声,已经远去
那些雄壮的军歌,抒情的吟唱
是否依然在你的心中萦回?

□ 高俊华

春分

和风丽日山色新,金泉湖畔遇春分。
鸟鸣声声花漫漫,心荡微微脚轻轻。

乡之心,已随着他的文字走向灵魂深处,泪水蔓延,直至魂不守舍。

正如李田清在这本散文集里写道的:“我喜欢故乡的菜肴,喜欢故乡的人们,喜欢故乡的一草一木,喜欢故乡的恬淡、幽静、安逸。在故乡久安背,在上天无私恩赐的这片山水里,我的灵魂陶醉了、融化了,我感觉我的灵魂在飞。”

有人说,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它让一个人有了根底,尤其是这根曾经深深扎根于一方水土,所以心灵不会飘荡着无处安放。

李田清则说:“或许,只有这些永久的文字,才能令故乡不会在我的生命中失却,我的灵魂也才不会无牵无挂、四处漂泊。”

与李田清相识多年,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名谦虚的作家,待人真诚热情。虽然话不多,但他的脸上,总是阳光灿烂,充满自信;他的嘴角,总是挂着真诚的微笑。

他的每一篇散文,也与他的人一样,醇厚而真诚,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朴实中隐含着炽烈,平淡中流露出深情。文如其人,他的散文,是人生的诗;他的人生,是散文式简单而厚重。

“小时候,我常见奶奶在屋里编草鞋,或是坐在藤椅上,沐浴在天井的陽光里打盹,‘吱呀、吱呀’地摇晃,摇慢了时光,摇静了我的心灵。老屋伴着奶奶一起慢慢老去,老成一段沧桑的历史,一种厚重的文化,一抹幽香的韵味。夕阳洒在她祥和的面容上,恍惚间,她和她身后的老屋已融为一体。”从李田清这些朴实文字中,我感受到了他童年的美好时光,不觉中一种熟悉的气息缓缓地沁入了我心底最湿润的地方,那些渗进骨子里的东西,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再次朦胧了我的视线。

每一次品读他的文字,心灵都受到震撼,灵魂都受到洗礼!

